

27站， 中国近代史之旅

李礼 主编

马 勇

1998：康有为的逃亡路

张 鸣

从维新号到东洋文库

解玺璋

梁启超的双城记

许知远

洋书店-延陵巷

李 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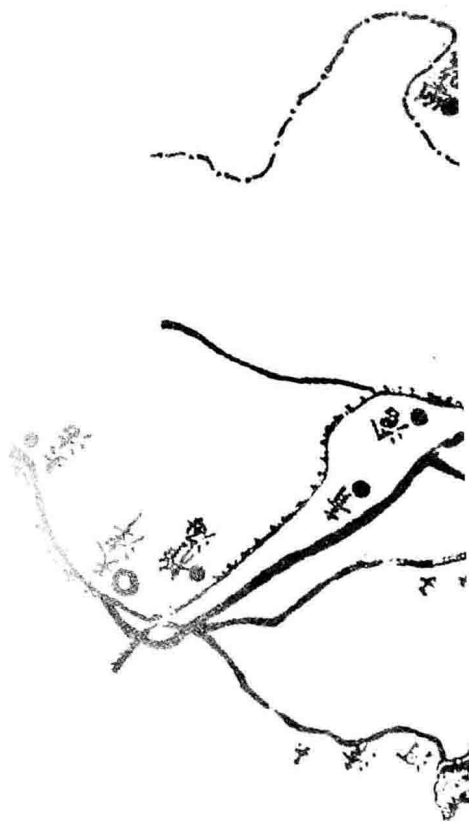
益阳：寻找胡林翼



金城出版社

27
站，
中国近代史之旅

李礼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7 站, 中国近代史之旅 / 李礼主编.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155-0895-5

I . ① 2… II . ① 李… III . ① 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IV . ①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7485 号

27 站, 中国近代史之旅

主 编 李 礼

策 划 么志龙

责任编辑 王林霞

特约编辑 常 昕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895-5

定 价 38.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 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00125

总 辑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本书编辑过程中仍有部分图片拍摄者无从查找, 请权利人与我社联系。

序

边走边读近代史

张鸣

历史是人演出来的，一代又一代，你方唱罢我登场，更多的时候是唱对手戏，或打，或谈，或者一起喝酒吃饭，歌舞弹唱。但所有的戏码，都得在地上演，演好了，还是演砸了，都会留下痕迹。

中国人跟欧洲人不一样，在建筑上，善于玩土木，不善于玩石头。改朝换代，从项羽开始，又偏喜欢放火，所以一个个前朝的旧迹，剩下的不多，但是土地却有记忆，地层的差异，一个又一个地夯土墩，告诉后来的人们，这里经过了多少次的沧海桑田，多少次的王冠落地。只要脚踏上那片土地，土地就会告诉你点什么。

写历史，读历史，都可以走着写，走着读。考察一场战役，不亲临现场，看看山川地貌，河流走向，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不辨东西。想知道皇帝是如何尊贵，怎么也得到故宫走一趟，立在丹墀之上，你才明白，大殿里龙椅上坐的那个人，无论是什么德行，在这样的建筑里，都透着威严，让人敬畏。

辛亥革命百年时，应广东南方电视台的邀请，跟中山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一起，走读了广州的革命遗迹。其实，当日的广州，早已不复存在，能走读的也就是寥寥无几的几座坟茔。但是，即使看看当年建造的墓碑，摸摸碑上的文字，还是能感触到几丝历史的厚重，有一种瞬间回到当日现场的感觉，用今天的时髦话说，叫做穿越。

穿越无非是种梦呓，无论科技如何发达，估计都造不出时光列车，把现在的人送到古代去。但现在的人写史读史，如果没有一点古人的现场感觉，多半做不好这事。

到了旅顺要塞，你才能感觉到当年日俄战争的残酷，同时才能体会出甲午战争中清军是多么的无能。同样一个要塞，俄军坚守了将近一年，而清军仅仅守了8天。到了刘公岛，你才能明白，当年北洋水师的避战策略，是多么的荒唐——刘公岛和对岸的威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乌龟壳似的堡垒，躲在里面，敌人的海军的确攻不进来，但是只消敌人绕道从后面攻下威海，这个乌龟壳就被人掀开了，躲在里面的北洋海军，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只剩下挨揍的份了。看看北京的西什库教堂，你才能明白在义和团运动中，所谓义和团的勇敢是怎么回事了——这样一个不大的教堂，没有坚固的堡垒，里面40支洋枪就顶住了义和团几万人两个多月的围攻。如果义和团真的不怕死，挤也给它挤塌了。

我们的历史课，真应该开放，让老师领着学生，走出来讲，到历史发生过的现场去讲。这样的话，历史就活了。有的时候，看看展览，看看古人用过的东西，鉴赏一下古人留下的画像，看看古人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盔甲，对于体悟历史，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历史不仅需要学习知识，记住年代，更重要的是要有感觉。这种感觉，只能从古人的现场，包括古人留下的物件中寻找。

因此，本书以地理为线索钩沉历史，不仅别开生面，也显得生动而耐读。

可惜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在革命和建设，对古人，或者说对自己的祖先过于不尊重了，革命的时候大拆大砸，建设和开发还是大拆大砸，还有推土机和挖掘机的横扫。所谓封建主义的痕迹不值得保留，而近代修建的小洋楼，又是帝国主义的痕迹，更不该保留。这些年来，一边是拆掉平毁古人的痕迹，一边是大兴土木修建假古董，历史留在地脚上的遗迹，是越来越少了。假古董的出现，把土地原来的记忆也给毁了。有时候，前年去的时候，东西还在，今年再去，就已经人已非，物也不是了。即使建了假古董，建的跟真的似的，任凭你怎样发思古之幽情，也找不到感觉了。

大概，我们只能躲进文字里，用我们走读的文字，建一个小小的象牙塔，在里面祭奠我们的古人，我们的历史。

2013年7月，于京北清林苑

目 录

- 第 1 站 上斜街：龚自珍的答案 吴久久 1
- 第 2 站 五台：徐继畲的光荣与梦想 李礼 13
- 第 3 站 益阳：寻找胡林翼 李洁 25
- 第 4 站 木渎，大时代的一介书生 克念 38
- 第 5 站 东交民巷的外来者 李刚 45
- 第 6 站 会馆里的慷慨悲歌 李翔 56
- 第 7 站 1898，康有为的逃亡路 马勇 61
- 第 8 站 从维新号到东洋文库 张鸣 68
- 第 9 站 梁启超的茶坑村 李翔 74
- 第 10 站 梁启超的双城记 解玺璋 84
- 第 11 站 海盐，古塘里的求变者 王英 90
- 第 12 站 湖州札记，从沈家本到陈其美 李礼 99
- 第 13 站 小站春秋 何玉新 111
- 第 14 站 安阳访袁林 陈远 119

- 第15站 1907，绍兴之夏 陈祥 125
- 第16站 岳府街，被遗忘的蒲殿俊 吴策力 132
- 第17站 从万木草堂到林觉民 马勇 141
- 第18站 溥伦，佟麟阁路上的失败者 吴久久 152
- 第19站 寻找宋教仁：从桃源到宋园 张耀杰 164
- 第20站 海丰寻陈炯明 叶曙明 169
- 第21站 南通：张謇的背影 傅国涌 175
- 第22站 定州，远去的乡村理想 李礼 186
- 第23站 洋书店——延陵巷 许知远 198
- 第24站 江津，最后的陈独秀 李洁 204
- 第25站 没有胡适的绩溪 李翔 210
- 第26站 两谒钱穆素书楼 李冬君 215
- 第27站 何处是归程 张泉 220

作者简介 241

后记 李礼 245

第1站

上斜街：龚自珍的答案

吴久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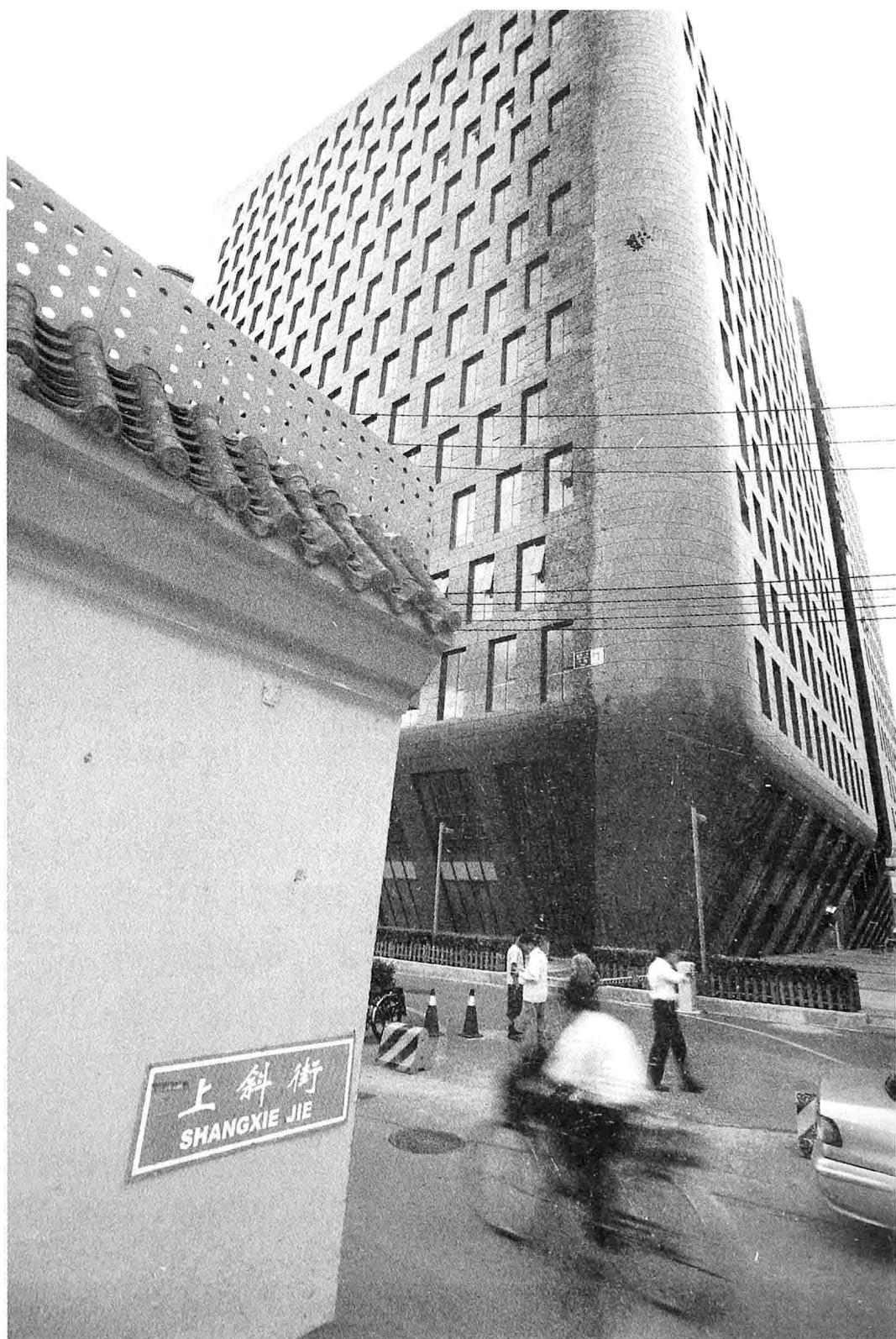
从北京地铁二号线宣武门站出来，向南走一百米，有一条叫上斜街的胡同。胡同口是一家二手乐器店，往里走有一所小学，街道两边都是老旧的宅院。这是北京城中心被忽视的衰老遗迹。在它周围，商场和大厦早已喧嚣而起。每天交通高峰时，成千上万辆汽车堵在路上，动弹不得。

除了胡同里的居民，上斜街人迹寥寥。在这条街的西头，曾经居住着晚清转折关头名动天下的文人龚自珍；在东边，则是主持修造中国第一部近代律法的法学家沈家本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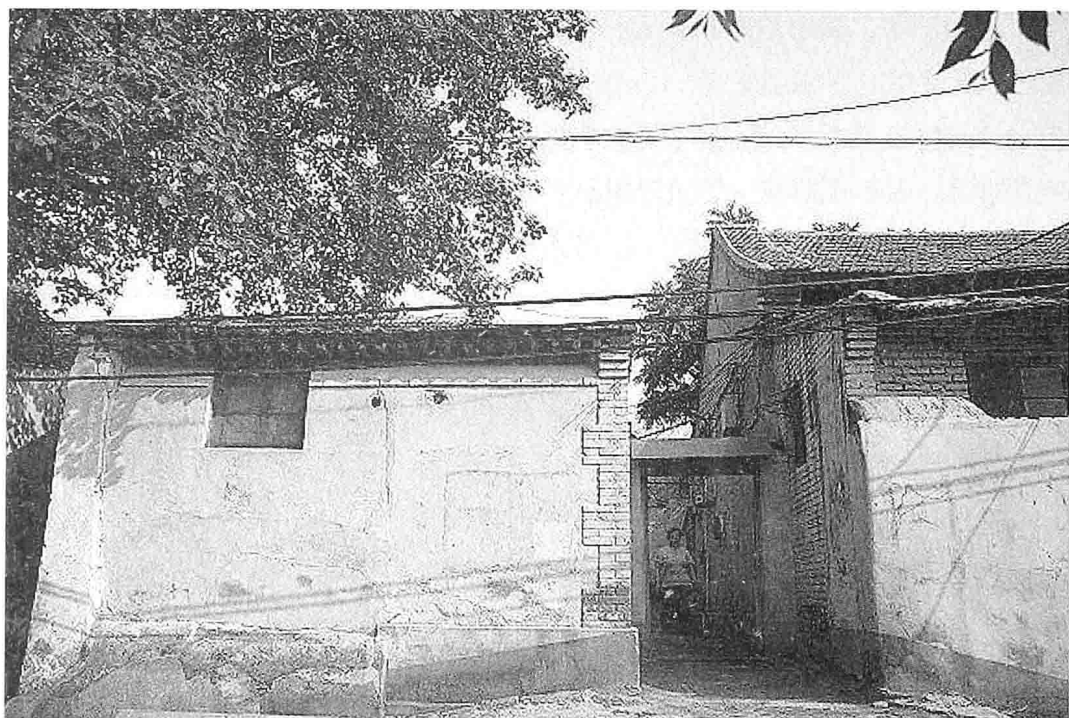
当年枕河人家

上斜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北京城里的街衢横平竖直，斜街极少，多是因为有河流经过，不得已而沿河成街。清人戴璐《藤荫杂记》中记载：“按壕上今上斜街”。壕，即是河沟。《燕京岁时记》中说，每年六月六日，宫廷的大象被牵到宣武门外洗浴，人们可以在上斜街凭栏看洗象，观者如堵。

上斜街的河道在后来被填平，但是时至今日，沿街的老屋还是修建在石砌高台之上，仿若江南的枕河人家，可以想见当年晨雾初开，舟楫欸乃，妇人临



城市的开发，让上斜街几乎已经不再像一条“街道”，而只是躲在大厦后面的一处角落。（摄影：王牧）



上斜街 50 号，龚自珍故居

河浣衣的景象。

上斜街 50 号，今天看起来毫不起眼。掉漆的红色门牌被钉在椽条上，旁边是同样锈迹斑驳的蓝色铁皮门。里面是一个大杂院，破旧的平房占据了大部分空间，留出来的通道边摆着盆栽的花草。自行车靠在墙上。几处倾颓的砖墙角长满荒草。

偶尔有人来到这里询问，这里是龚自珍的故居么？

“没听说过。”年轻一些的居民并不知道。

老人是知道的，他们还记得，当年这里哪里是假山，哪里是亭子，哪里是花园。因为怕塌下来砸到人，假山在唐山大地震那一年被拆掉了，原地盖起了平房。

道光六年的春天

这里曾经是一座规整的宅院，1826 年，也就是道光六年的春天，35 岁的龚自珍携妻子何吉云北上京华，就寓居在这里。

之前三年，龚自珍在杭州家中居母丧，作《古史钩沉论》，直斥霸天下之氏“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其号令，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又有诗句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这一年上京，一则居丧期满，须回内阁中书任上，二则参加春闱会试。

龚自珍虽然早已文名满天下，然而科举的运气从未在这个狂生身上降临过。从他 19 岁初应顺天府乡试到考上举人，用了整整 8 年。

1826 年农历三月，龚自珍第五次参加会试落第。一起应试且同样落第的，有比他小两岁的魏源。主考刘逢禄见两人卷子才华横溢而落第，深为可惜，作《题浙江湖南遗卷》，从此“龚魏”齐名。

这一年，除了西北张格尔的叛乱，在清国似乎是升平的一年。南北运河的交通虽大不如前，然而江苏巡抚陶澍、布政使贺长龄等主持海运漕粮成功，用船 900 余只，两次运米 160 余万石。每石运费仅用银四五钱。

但是在南方，鸦片走私的增长，使帝国白银的进口骤减到 1841169 元，而出口却达到了 4019000 元（《茶叶与鸦片：19 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仲伟民著，三联书店，2010）。此后，白银的大量外流一发而不可收拾。

而在太平洋彼岸的拉丁美洲，玻利瓦尔领导的独立战争在这一年赢得了胜利。

“岂是平生意”

1792 年，龚自珍出生时，正是“康乾盛世”的末尾。到他在家学渊源中长成，大清国看起来依然歌舞升平，然而龚自珍偏在这歌舞升平中看出末世衰朽的气象。

其实早在龚自珍出生的第二年，这个帝国的衰朽气象就已经在外人眼里昭然了。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见，但是年迈的皇帝对外国进贡的新鲜器物毫无兴趣，尽管它们代表着西方正在突飞猛进的技术。

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画了他们沿路所见的中国城市，它们看上去井然有序，但实际上死气沉沉。

这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世，更是一个文明的衰败。龚自珍的洞察幽微，让他预感到，自己即将面临一个文明败落的挫折与羞耻。国家闭塞，学者埋头于考据之学，皓首穷经，官员但求无过，世人得过且过，无知而庸碌。

在 1815 年到 1816 年间，二十出头的龚自珍作《箴议》20 余篇，其中一篇

发明《春秋》，分三世为“治世”“乱世”“衰世”。当衰世时，“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闾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狙，藪泽无才盗”，一个有才之人出现，则有上百“不才”的庸人束缚压制他，“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放眼望去，万马齐喑而已。

然而此时他毕竟还是一个壮志勃发的青年英才，12岁时扎双髻，着黄裳，桥头吹笛，已令当时名士侧目。在早两年游玩西湖时作的一阕词中，仍在狂歌“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才不负满腹才学。

他治小学，研金石，但是大部分精力还是用在借古经世的公羊之学以及“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上。在百年后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赞道：“（龚）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有功焉。”

上斜街的第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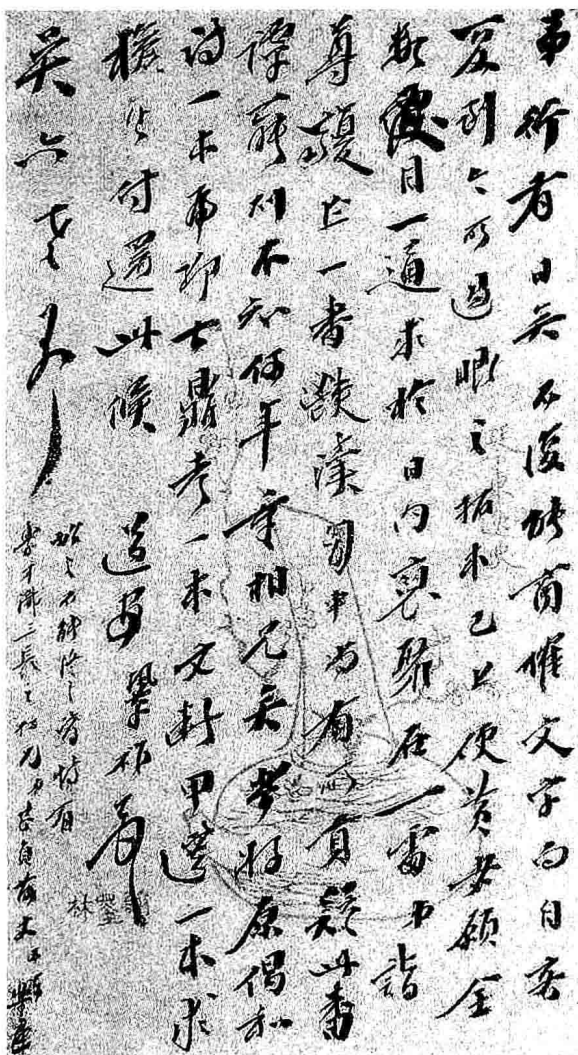
然而如龚自珍在《箸议》中所预言的，在后来几年中，功名失意与生活困顿从未与他远离。到他32岁的时候，已经深感命途多舛，在诗中感叹：“一箫一剑平生意，尽负狂名十五年。”（《漫感》）

龚自珍在上斜街居住的第三年，他参加了第六次会试，终于中第95名。四月殿试，列三甲第19名，赐同进士出身。

朝考这一天，龚自珍作《安边绥远疏》，主张以边安远，足食足兵。这是龚自珍深思多年的问题。几年前他就写了一篇《西域置行省议》，呼请巩固边防，警惕沙俄。

阅卷诸公对文章颇为赞赏，但是以龚的书法不好（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不得入翰林院供职。当时科举对书法尤其重视，文章才华见解倒成为其次。这个荒谬的选才标准已经打击了龚自珍十几年。他曾在了一篇《跋某帖后》中叹道：“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回忆幼时晴牕弄墨一种光景，何不乞之塾师，早早学此？”然而他的狂傲又让他不能忍受将一天光景浪费在临帖这种雕虫小技上。

这一年年底，龚自珍呈《上大学士书》，提出改革内政六条建议，开篇即言明：“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但是改革的六条建议，无非是调整内阁与军机职权，增设汉族侍读官员之类而已。



龚自珍手札

他感到末世的衰退之气，但是所能想到的应对之策，仍然脱不开老大帝国绵延千年的老办法。何况削军机处之权，即削君权，如何能见用于当世？早在他 20 多岁时，外祖父段玉裁看他四篇《明良论》，抨击时弊，鞭辟入里，即赞叹道：“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这赞叹在今天看来，又无异于悲叹。无论龚自珍还是段玉裁，都不知道的是，当时的欧洲，拿破仑即将颁布《法国自由宪法》。

龚自珍的视野与时代所限，让他看不到更广阔世界的变化，他知道自己所处的文明正在坠入深渊，但是提出的办法，既无补于事，也无人实行。余世存评价他说，“这个天才既无能贡献于国是，又无能跟他身处的文明决裂”，于是只能哀叹“忽忽中原暮

霭生”（《杂诗·楼阁参差未上灯》）以伤时，指斥官场“守默守雌容努力”（《释言》）而骂坐。

辞官南归

居住在上斜街的几年，在生活困顿之外，龚自珍广交游，结识志同道合之人。

1828 年，他与魏源、宗稷辰、吴嵩梁、端木国瑚四人聚会，被时人称作“薇园五名士”。五人皆以经世为务，龚自珍独以才名。五人中，他与魏源尤亲厚，时常讨论如何富国筹边，振兴衰世。梁启超后来评价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

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

1830 年春天，龚自珍 39 岁时，赴花之寺看海棠，与徐宝善、黄爵滋、魏源等议论时政，讨论学问。不久，他又见到年长自己 7 岁，任江宁布政使的林则徐。这些看花的朋友遂结宣南诗社。在切磋学问的同时，诗社同仁希望林则徐、黄爵滋等有望成为当朝大员的社友推行他们的改革政见。

龚自珍提出的要务是削弱君权、改革八股、严禁鸦片。在与洋人贸易问题上，龚自珍的意见，则是禁绝“呢羽之至”（外国毛织品与丝织品）以及钟表、玻璃、燕窝等“不急之物”，同时“绝夷舶”，“撤海关”。他写信给林则徐，希望林采纳他的建议。

但是随着后来林则徐罢官，黄爵滋不见用，宣南诗社同仁终究未能影响中国与世界文明角力的历史走向。

1831 年，龚自珍将这所宅院卖给了广东商人潘仕成，迁居到北京烂面胡同（今烂漫胡同）。潘仕成将这处房产扩张修葺，后来作为广东番禺同乡会的会馆。

龚自珍继续在京中生活了几年，依然改不掉狂傲的性子，行事颠倒，口不择言，以发泄愤懑。朋友劝他收敛，“修身慎言，远罪寡过”，魏源也劝他“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他听不进去。到 1839 年，终于因古狂得罪上官，辞官南归。途中作了那首著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南归之后，龚自珍在丹阳书院任讲习。农历八月，他到扬州访魏源，为魏源的《契园文钞后集》作跋。这是两人见的最后一面，龚自珍再没有机会看到这位故交写出那本“开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也未能看到中国传统文明的衰世被西方文明冲垮的时刻。

回江苏丹阳不久，八月十二日辰时，龚自珍暴病离世。

这一年二月，英军攻陷虎门炮台，五月，林则徐发配伊犁。七月，英军陷厦门，八月陷定海、宁波。

这一年，出生在浙江湖州的沈家本一岁了。

从保定到北京

1901 年，龚自珍离世 60 年后，清光绪二十七年，上斜街来了一户新人，

住在龚自珍旧居往东百余步的金井胡同。庚子之变刚刚结束，拳乱和八国联军摧毁的街市仍是废墟，北京城从未如此萧索。清政府终于磨磨蹭蹭决定开始变法，4.5 亿两白银的赔款条约已经压在头上了。

来人正是沈家本，刚刚被任命为刑部右侍郎。他买下了金井胡同口的一座三进宅院，在北京定居。他不会不知道不远的番禺会馆，曾经住过那个名动天下的龚自珍，只是这时候他 61 岁了，不会如当年年轻的诗人一样狂傲。

老人来得风尘仆仆，甚至有些狼狈。他在前一年保定知府任上，被仓皇逃亡山西的清廷任命为山西按察使，然而还未赴任，就在保定被八国联军俘虏，一同被俘的还有藩司廷雍、城守尉奎恒、王占魁等五人。沈家本以为受此牢狱之辱，必死无疑，在狱中作诗：“满目河山今更异，不堪说与晋人听。”（《九月初一日口占》）

他目睹国家败亡，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大厦将倾，无路可走，只欠一死。

农历八月十七日，盛宣怀发到西安的电报说：“今日洋人忽将廷藩司、城守尉奎恒、王占魁等围赴城东南隅杀害。王占魁被敲死。德法英意四国出有告示云：廷、奎纵庇拳匪，罪尤应杀。”联军认为，正是这些官员指示拳民虐杀了保定的数十位传教男女。

沈家本侥幸地逃过了一劫。他被押往天津，与控告他们指使杀人的法国传教士对质，因为证据不足，被押回保定，关在北街福音堂。

到了十二月，清政府与列强和议达成，沈家本才被联军释放。他随即去往西安，被封为候补三四品京，不久谕为光禄寺卿，先行回北京。作为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前站，沈家本走走停停，从农历五月二十八日一直走到十月，才抵达都城。

死里逃生的沈家本应有些感慨命运无常。他和龚自珍一样，历经科场挫败，却在另一个地方迸发出光彩。

辗转湖湘

1840 年 8 月 19 日，沈家本生于浙江湖州一个诗书世家。父亲沈丙莹在刑部任职，沈家本的幼年在京度过，住在宣南坊。

按照家族的愿望，他被培养成一个标准的读书人，研习经籍，为将来的科举做准备。然而他在许多时候感到挫败，尤其是记忆力。他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涯时说：“余喜书，假辄手一编，然健忘，掩卷不能举一字。”

到他 20 岁的时候，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相继席卷中国的南部。他的外祖父俞焜在太平军攻占杭州时被杀，妻子郑氏也死于战乱。沈家本辗转湖湘，抵达贵州。在那里，他和父亲共同经历了农民军围攻贵阳城的危机。

同治三年（1864），沈家本任刑部郎中，开始律学生涯。

第二年，沈家本在浙江考中举人。太平天国战争在前一年平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汉族大员击败了满族的顽固守旧者，放手筹办洋务。国家进入被称为“同治中兴”的一段安稳时期。沈家本觉得施展抱负的时机到来，兴冲冲赶赴当科会试，然而名落孙山。

虽然他很快因刑部的杰出工作而蜚声当世，但是科举不顺一直让他耿耿于怀。除去 1879 年因父亲亡故，他从 1866 年一直考到 1883 年，从 25 岁考到 43 岁。

在他 39 岁的时候，有诗句“卅载蹉跎终莫补，劳劳尘世等浮沤”，又有“漫道尘机无日息，此生终结看山缘”之句，可见颓丧灰心（《四十初度率赋五章》）。

在研习法律之外，考证经史，作《诸史琐言》《古书目四种》。

1883 年，时为光绪九年，43 岁的沈家本终于考中进士，了却心愿。此后他终于专心法律之学，编《历代刑法考》。然而刑部的工作无非日日如此，法律精熟，也不过一介小小司员，为他人作嫁衣裳，不得在当世施展。沈家本无奈之中，自嘲“磨驴陈迹踏年年”，几度起了归隐之念。

一直到十年之后，他被任命为天津知府，才又兴奋起来，觉得可以做一番事业。然而甲午战争的气氛已经黑云压城，三十年经营的中兴局面，即将土崩瓦解。

金井胡同，枕碧楼

现在，花甲之年的沈家本回到了北京。他买下这座宅院。

第二年农历二月初二，清政府正式下令修改法律。

此时的大清法典《大清律例》已经数十年未曾修订，刑罚严酷，虚文积弊，仅死刑就有 840 余条。

袁世凯、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名保举沈家本和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主持此事。然而诸事蹉跎，直到两年后修订法律馆才正式开馆，开始翻译外国法律，删削旧典。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已翻译各国法律 26 种，作为修订中国新法的参照。

60 多岁的沈家本从这些西方法律典籍中看到了匡扶中国的希望，以西法革除旧



沈家本像。《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
叶公绰辑，杨鹏秋摹绘。

“枕碧”，作为读书藏书之所。

接下来，沈家本又主持制订《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和《大清新刑律》草案。在《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中，沈家本试图引入西方法律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公开审判、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清廷下令，大臣和将军督抚研究这部草案，看是否合于中国风俗民情，能够通行无碍。

礼法之争

沈家本试图为他所成长其中的旧文明注入新鲜血液，但是他迎来了强烈的排异反应。

在《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上奏的第二年，王公大臣的反对声如潮而起。湖广总督张之洞虽一力保举沈家本，又促进西法教育，然而自己终究不能接受

弊，为古老中国注入生机：“孟德斯鸠之伦，发明法理，立说著书，风行于世……新理日出，得以改革其政治，保安其人民。”而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法律，“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精华，举全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故国势日张，非偶然也。”（《新译法规大全序》）

光绪三十一年，沈家本与伍廷芳删《大清律例》344条，又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申明学习西方法治，才能使西人接受中国司法审判，夺回司法主权，且仁政治国，去重法为“今日仁政之要务”，于是废除凌迟、枭首、戮尸之刑。

在这一年，沈家本在金井胡同的宅院里修造了一座两层木结构小楼，命名